

彭公案

(六)

PENG GONG AN

· 中国古典公案馆藏善本 ·

典藏精品

清·贪梦道人等 编撰

话说这一曲《西江月》，引出我国一部奇书新闻故事来。康熙佛爷自登基以来，河清海晏，五谷丰登，万民欢乐，国泰民安，在崇文门东单牌楼头条胡同，住着一位名士，乃四川成都府驻防旗人，姓彭名定求，更名彭朋，字友仁，乃镶红旗满洲五甲喇人氏，父德寿，作京官，早丧，母姚氏已故，娶妻马氏，甚贤慧，自己奋志读书，家道小康，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进士……

彭公案

清·贪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二八八回 进反表白天王会兵 赴贺兰彭钦差合约

话说白天王看了这套文书，勃然大怒，要走转牌调东五路兴兵进犯关中。旁边有阿丹丞相跪倒奏道：“王驾千岁！此事不可这样粗率。昨朝有细作来报，说彭大人手下英雄能人不少。前者已跟庆将军合约，本应三年一觐见，自那年合约之后，至今并未前往，天子才派彭中堂前来巡阅边隅。依我之见，可先上一道表章，看看皇帝的意思。”白起戈一听阿丹丞相说的也对，立时派人写了一道表章。白天王看了一眼，即派咄哩吗押折起身。

这一日到了京都。部里投文，通政司挂号，将折本呈上御览。康熙老佛爷一看这道本章，勃然大怒，把折底交军机处发抄，并知会彭大人，叫他观看这个折底，便宜行事。

彭大人接到这折底一看，上写的是：

从古三王立基，五帝禅宗，岂中原有主，而夷狄无王乎？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仁人之天下也。惟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陛下作中原之主，为万乘之君，常怀不足之心；臣居偏僻之地。而自知足于心矣。尧舜有道，四海来宾，禹汤施仁，八方共守。陛下起战争之策，臣有迎敌之谋。纵陛下挑精锐之兵，选股肱之士，御驾亲征至贺兰山前，又何惧哉？自古及今，以和为上，臣愿年年觐见于当朝，岁岁称臣于陛下。今遣命咄哩吗敬叩丹墀。

彭中堂见金枪天王白起戈竟敢出此矫强之语，勃然大怒。这时石铸等回禀大人：现在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已投奔那里去了。彭大人说：“好，我给白起戈去一套文书，跟他定合约的日子。”打发差官走后，金枪天王白起戈随着又来了一封信，定于本月十五日，请彭中堂在贺兰山金斗寨合约，在那里赴太平筵宴。彭大人对来人说：“是日必到。”即赏给了二十两盘费。

番官走后，彭中堂把庆将军和喜巡抚请来，提说两方合约之事。喜大人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中堂去不去呢？”中堂说：“我焉有不去之理。咱们也不便多带人，总兵徐胜也去，咱们四个每人各带四人，众位愿带谁，只管挑选。”喜大人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哪位武艺高强，中堂给派四个人保护就是了。”钦差大人说：“也好。”叫飞叉太保赛专诸、赵文升、飞刀太保小孟尝、段文龙、神枪太保钱文华、神拳太保曾天寿四个人保护喜大人。派石铸、飞行太保姚广寿、伍氏三雄这五个人保护庆将军。派小神童胜官保、小玉虎李芳、小太保暮途穷钱玉、小白猿窦福春跟宁夏总镇作为书童。金眼雕邱成、追风侠万里老刘云、千里独行侠赛判官邓飞雄、忠义侠马玉龙这四个人保着彭大人。这里安排已定，随带五百子弟兵，由孙宝元率领，便从宁夏府起身。

这天出了嘉峪关，沿途早有地方官预备公馆。一到贺兰山，便有番将迎接，摆开路队，旗幡招展，都是些蜈蚣幡、皂雕幡、珍珠八宝幡、篆云幡。这些番兵番将，甚是威猛，都是花布手巾包头，青毡小袄，各抱着锐利的兵刃。为首有一位大牌头，姓蒋，叫蒋云龙，乃是马玉龙的师兄，飞天玉虎蒋得芳之子。这蒋云龙知道马玉龙是他师弟，是父亲在安定门地坛收的。蒋云龙流落在外当兵，自己有一身好武艺，白天王登台选将，他一露能为，白天王甚为喜爱，便放他为副牌头。后来因他累建奇功，甚为骁勇，此时已升了大牌头，当差多年，人也精明能干。今天他见师弟来到，故此迎到近前，说：“师弟，你不认识我吧？”马玉龙见是一员番将，不禁一愣。蒋云龙把原由一说，马玉龙这才上前行礼，师兄弟叙谈离别之情。

那边金枪天王白起戈、金镜天王孟得海、金刀天王万延龄、金棍天王邓福伯、金戟天王丁三郎，每人身后一杆大旗，有二三十名亲随番兵。大人见这金枪天王跳下马来，身高八尺，年岁在半百以外，海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。那孟天王头戴皂缎绣花五龙盘珠冠，身穿豆青色的箭袖袍，面如锅底，两道抹子眉，一双大环眼，肋下佩着三尺昆吾剑，自有一种威风杀气。第三位戴着豆青扎花五龙盘珠冠，身穿豆青箭袖蟒袍，肋下也佩着三尺昆吾剑。第四位邓福伯，第五位丁三郎长得相貌凶恶，五官各带着一股杀气。众位大人

看罢，往前进了锦城，来到金斗寨下轿；众位天王下马。大众到里面一瞧，是间九龙厅，甚为宽阔。东边给彭大人等预备了座位。四位大人按次第落座。西边是天王的座位。先有通士引见，彼此见礼。白天王吩咐摆筵，手下人立刻摆了上来。厅上众天王亲身过来，给众位大人斟酒。酒过三巡，彭大人说：“天王打去的表章，我皇甚是震怒，因此才派我等前来。再者有几个被罪的囚犯，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，现在天王这里，望能把这几个人送回，以免伤了和气。”白天王一听，说：“不错，是有这几个人在此，我却不知是否囚犯？再说我与中原互市，屡次被赶了回来，伤损我这里的牛羊货物不少。大人要这几个囚犯，却也不难。现在我这金斗寨正南，有小小一座木羊阵，我把这几个人就搁在里面，大人如在百天之内，将此阵打破，我等便把这几人立即送回，年年来朝，岁岁称臣。”彭中堂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派手下的属员前去观看此阵方位。”

这时，在白天王背后有白龙、白凤、白虎、自鹿、白豹、白熊六个人齐说：“今天在酒席筵前，无以为乐，我六个人愿舞剑一回，以助众位大人之兴。”说罢，六个人便各拉宝剑。旁边马玉龙也拉出湛卢剑，邓飞雄拉出红毛刀，真是亮光闪闪，颇有龙吟虎啸之声。马玉龙说：“你众位舞剑助兴，我二人愿意相陪。”马玉龙刚一拉剑，白天王说：“且慢，今天又非鸿门宴，大家何必乱舞？”在马玉龙身后，站定云中虎混海金鳌孙宝元，是带领五百子弟兵，来保护大人的。他见众人俱皆退去，转身来到大厅前面，见左右有两个汉白玉的狮子，便说：“众位天王和大人在此，今天我将这狮子举起来。以助天王和众位大人一阵高兴。”只见他伸手便将狮子举了起来。这时，旁边有万天王的两位殿下，一个叫万金龙、一个叫万金虎，走过去也把狮子举了起来，跟孙宝元比武。那万金龙身高一丈，面似淡金，细眉巨眼，力大无穷。

他等正在比武，石铸一拉邓飞雄，一使眼色，连曾天寿、姚广寿一起出来，到了无人之处。石铸说：“我想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四个人一起在此必有一个去处，咱们如去把他等拿住，也算得奇功一件。”刚要去找飞云等人的下落，抬头见对面来了一人，不禁一阵发愣，有一宗岔事惊人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八九回

忠义侠调兵保钦差 众天王同聚贺兰山

话说石铸、曾天寿、姚广寿、邓飞雄四个人，正要去调理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的下落，瞧见打对面跑过一个人来说：“你们当中哪位是马大人？”石铸说：“我们都不是，马大人在里面，你找马大人有什么事？”这人说：“我奉我家大牌头蒋云龙之命，现在演武厅等候马大人前去，有机密大事，劳你们几位驾，通禀一声。”石铸道：“你在此等候。”转身来到里面，在马玉龙的耳边说：“现在有这里的大牌头蒋云龙请你到演武厅，说有机密之事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是了，那不是外人，乃是我师父之子，只因路见不平，杀死三条人命，这才逃到这里。我去见见他，必有要紧的事。你们保护大人要紧，若有什么事，千万给我送信。”石铸说：“我跟你去瞧瞧地方，要是有事，好去找你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好，跟我走吧。”出来便跟着当差的那个人前去演武厅。

蒋云龙迎接出来，番兵在两旁排班站立。马玉龙上前行礼，蒋云龙说：“师弟，我请你来非为别故，只因白天王这里摆的一座木羊阵，甚是凶险，赞弟你可千万不要前去打阵。这座阵不是现今摆的，自我来时就有了。除非白天王父子，无人知道此阵的妙处，连阿母丞相都不知细情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方才白天王说过，彭中堂亦已应允，此乃军机大事，我也难以阻挡。多蒙兄长美意，无奈小弟只是微末的前程，此事自有中堂和将军做主，小弟不能专擅。”蒋云龙说：“虽然中堂和将军做主，你也可以谏阻，以免涉险。”马玉龙点头答应。蒋云龙说：“现在东五路天王，每人手下都有几万精兵，白天王是东五路天王的首领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也晓得，你我兄弟容日再谈，我不得奉陪兄台了，还得上去当差。”蒋云龙说：“既然是，兄弟你请吧。”

马玉龙这便告辞，同石铸回到了天王的九龙厅，见酒宴仍然未散。那白天王一拱手说：“敢问钦差大人，今天所说的术羊阵，不知众位大人意下如何？”彭大人说：“好，先叫我手下人去观看观看阵势，订了日子，前来打阵。”白天王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哪位前去看阵。”彭大人一回头，正好看见马玉龙进来，便吩咐说：“马玉龙，你跟去看看这座阵是怎么个光景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但不知何人同我前往？”白天王手下的大臣阿丹丞相说：“我同你去吧，阵里我熟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如是更好，大人请先走吧！石大哥，你们在骆驼岭等我。”

正在说话之际，外面的轿夫人等中，有一个姓马的山东人进来说：“了不得了！众位大人的马惊了两匹，一匹红的，一匹黑的，往东跑去，出了金斗寨了。”石铸等赶紧就追，又问手下人是怎么惊的？手下人说：“只因那边吹响喇叭调番兵，这马没有见过，就惊了。”石铸、魏国安两人先去追马，马玉龙等便送大人上轿。彭中堂、庆将军、喜巡抚三位坐轿，徐总镇骑马。跑的那匹黑马是刘云骑的，红马是金眼雕的宝马龙驹，一天能走六七百里。这里胜官保、李芳也要跟马玉龙去瞧瞧木羊阵怎么样。正说着话，只见石铸、魏国安跑回来说：“了不得了！那两匹马跑到锦城东门外一里之遥，有一处大庄院，就被人截住了。我们去说：‘马跑到这里了，劳驾请放出来，我们谢谢。’这些人却不懂情理，说：‘马是跑了进去的，不是我们偷的，要马休想，你两个快回去，多立一时，连人也给留下。’我们说：‘那是马副将马大人的马。’他说：‘不用道字号，皇上的马也得留下；你打听打听看，这里雁过都要拔毛。’问他家主人姓什么？他说：‘姓萧。’我说：‘你家主人属天王管吗？’他说：‘我家主人还管着十路天王。’我早就想跟他们动手，只因今天跟大人来的慎重，不敢滋事，恐惹出意外之变，故先回来跟大家商量商量，这马还要不要？”马玉龙说：“这倒不错，筋斗栽到这里来了。没有的事，咱们去要。”这里跟大人的人都走了，就剩胜官保、李芳、石铸、魏国安和马玉龙五个人，可只剩了三匹马。

马玉龙同石铸等人往东走去，就一箭之地，石铸用手一指说：“就是那里。”马玉龙一看是三十多座雕楼，坐北向南，倚着一溜山坡，连成一大片，不象小户人家。马玉龙来到门首说：“你们怎么不

讲情理？我们的马跑到这里来，当差的人来要，你们还不给，就算是你的了，什么地方也抬不过一个‘理’字去。”只见里面出来一个家人说：“谁在我们这门口嚷嚷？向例没人敢在这里喧哗，如再不走，就连人都给留下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这厮真不懂情理。”过去就是一拳。这个家人说：“你好大胆量，竟敢打人，伙计们出来！”只见出来了十人，正要动手，由里面又出来一人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马是我们留下的，你不必拿钦差来吓我。”马玉龙见他说话不通情理，又见马在里面拴着，说：“石大哥，你进去把马拉出来，谁过来拉，拿刀砍他。”石铸、魏国安进去，就把马拉了出来，把这些人打得东倒西歪，焉能拦挡得住。

五个人拉着马回到锦城，正遇大牌头蒋云龙，带着兵丁护送阿丹丞相，要带领马玉龙去看木羊阵。一见马玉龙等回来，便问：“你们上哪里去了？”马玉龙就把方才去找马之事说了一遍。蒋云龙说：“你们这乱可惹的不小，那是金光寨闪电神萧家的管家，我们天王都不敢惹他。”马玉龙也没主意了，向石铸、魏国安说：“你等到骆驼岭，叫孙宝元和我的子弟兵都在骆驼岭等我！”石铸答应。马玉龙这才带着胜官保、李芳同阿丹丞相一直扑奔正东。

相离金斗寨有三十余里，偏东南上，远远就见云屯雾集的一座大山，山口坐落正西。大众从西北绕过山坡，刚来到山口，就听一声炮响，旌旗招展，旗分五色，大约有三千兵出来，个个花布缠头，刀枪锋利。为首有四员大将，头一位骑着一匹红马，鞍鞯鲜明，头上大红缎子扎巾，勒着金额子，身穿大红缎子战袍，面似喷血，粗眉大眼，在坐骑的得胜钩上，挂定一杆五翅描金幡，这位就是把守四角山木羊阵的金邦洞主贺梅轧似虎。第二位跳下马来，身高九尺以外，头戴皂缎绣花软包巾，身穿皂缎箭袍，足下薄底靴子，面似黑炭，两道抹子眉，一双大环眼，肋下佩着昆吾剑，骑定一匹卷毛狮子马，手使七星长把渗金铲，这是银邦洞主自梅轧似狼。第三位戴翠蓝色六瓣壮士巾，穿蓝缎箭袖袍，面似蓝靛，两耳红毛，手使长把紫金锤，他叫铜邦洞主姜伯朗。第四位倭缎扎巾，粉绫缎箭袖袍，骑定一匹金睛闪电白龙驹，手使一条三股渗天叉，他叫铁邦洞主杨伯达。马玉龙看罢，也不以为然，同着阿丹丞相便要去看木羊阵。不

知此阵如何厉害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九〇回 订条约赌打木羊阵 马副将观阵遇敌人

话说马玉龙来到四绝山，见来的番将甚为猛勇。阿丹丞相吩咐众兵将往两旁一闪，马玉龙便往里行走。再一看，怪不得这山名为四绝山，原来是巨齿嵯峨的一座高山，寸草不长，山蓝如靛，方圆有二十余里。那木羊阵方圆十二里，按小周天置造。猛一看，真找不到阵门，西方庚辛金的阵门，反冲东开着。围墙有一丈五六尺高，上面有鸡爪钉，冲天毒药弩，谁要飞檐走壁，往上一蹿，挂着鸡爪钉，冲天弩一发，射中就要死。围墙有四门，南北长，东西短，类似长蛇。

马玉龙正站在四绝山上观望，就听金邦洞主贺梅轧似虎信炮一响，四山号炮齐鸣，那木羊阵四面竖起旗子来，上面都画着一只虎。东西南北中不按五行，四角有四个楼，当中是了敌楼。这五座楼往外冒黑烟，有十数丈高，五处烟归到一处，遮住木羊阵，其形好似黑龙，蔽住日月光华。再一瞧里面，门户甚多，看不甚真。马玉龙回头向阿丹丞相说：“你我到阵内观看观看。”阿丹丞相随即向手下人说了几句，这才说：“马大人要跟我进阵，可得下马。”马玉龙便下了坐骑，由阿丹丞相陪着往东走去。来至切近处一瞧，西边阵门是东北拐，往东拐可是坐西冲东，门是圆的，拿绿色油漆刷好了，上面有拳头大的钉子。马玉龙再看门分左右，里面一片平川，迎门有一道影壁，上面画的是万福流云。由影壁绕过去，是两股道，走不多时，便分不出东西南北来了。绕过影壁，坐东向西又有一个门，当初造的时节，在当中是太极阁，往外生出太极两仪，两仪生四相，四相生五行，五行生八卦，一概都是平川之地。进了十二道门来，中央的了敌楼足五间三层，周围栏杆都用的是黄杨木。头一层上

面有一块匾，匾上四个大字：“人力胜天”。东边牌楼上面有两个字是“王府”，西边牌楼上面的字是“金阙”。正北楼上都有栏杆，由东上去，是九层台阶，又从西边下去。此处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“天地间一轴大画”，下联是：“乾坤内两颗明珠”。

马玉龙同着阿丹丞相由一边台阶上去，一直到了三层楼上，把四面楼窗全都支开，番官在两旁伺候。阿丹丞相把手中令旗一摆，四面信炮齐响，只见木羊阵各门俱都开了。这木羊阵乃是十二道门，按十二元辰置造，头一层门是一排羊，一面一百二十只，四面共四百八十只，远看同真羊一样，分青黄赤白黑五色，按金木水火土，名为鬼金羊。第二层门是一排马，也是五色，五匹一排，一面六十四匹，四面二百四十匹。第三层门是午金牛，第四层是娄金狗。马玉龙看了看，也不知有什么妙处。惟有十二层靠楼的火猴，按三百六十五度，有三尺六寸五高，穿青黄赤白黑的衣裳，同真猴一样。马玉龙看罢阵式，向阿丹丞相拱拱手说：“此阵是何人所摆？”阿丹丞相说：“此阵乃是先王遗留，已有数十年之久。那时我尚未出世为官，不知此阵是何人所摆。”马玉龙见阿丹丞相不肯直说，自己也不便深问，便下了了敌楼，带着童儿出了木羊阵。向阿丹丞相拱手作别，说：“我等改日前来打阵。”阿丹丞相说：“大人要打阵的时节，就到四绝山来挂号。”马玉龙点头答应，转身带着胜官保、李芳上马，径奔骆驼岭而来。

到了骆驼岭，有石铸、魏国安、孙宝元三人迎上前来，一问方知观看木羊阵的情节。天色已晚，众人住宿。次日早晨起来，马玉龙、石铸等带领子弟兵，同进嘉峪关，回到宁夏府，把兵丁扎在城外，来到公馆下了马，进里面参见彭大人。大人问马玉龙：“那木羊阵是什么格局？”马玉龙就把同阿丹丞相上了敌楼观看阵势的情形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那阵是四绝，当中分五行，按八卦，里面周围按子鼠、丑牛、寅虎、卯兔、辰龙、巳蛇、午马、未羊、申猴、酉鸡、戌狗、亥猪这十二属相的变化，大概必有奥妙之处，若不请能人，必不可破。”

正说着话，纪逢春一拉刘芳说：“姐夫，你来讨令，咱们破木羊阵去，那暗器埋伏瞒不了我。”刘芳说：“好，你既有这胆子，我讨

令去。”

刘芳这便来到里面，说：“回禀大人，现在他这木羊阵是要难住我等，藐视我们并无能人。卑职不才，愿在大人跟前讨令，我带妻弟纪逢春、武杰、李环、李佩这五个人前去破阵。”大人说：“你等愿去很好，如能把阵破了，算得是奇功第一。”刘芳把纪逢春叫过来说：“我方才在大人跟前讨了令，大人派我前去破阵，你可知道那暗器埋伏？”纪逢春说：“你别不放心，我去那里一瞧就知道。”刘芳说：“大家去收拾收拾就走。”彭大人又派宁夏镇总兵徐胜带本标六千兵，在骆驼岭扎营；再派嘉峪关协台带四千兵，在木羊阵前扎营，以备接应打阵之人。

刘芳带着武国兴、纪逢春、李环、李佩兄弟出了宁夏府，这一日来到四绝山。山口有金邦洞主贺梅轧似虎把守，问道：“众人来此何干？”刘芳道：“我等奉钦差大人谕，来破木羊阵。”贺梅轧似虎一看来的五个人中，纪逢春、武杰一丑一俊，刘芳像个官长的打扮，便说：“你们几位要打阵么？”刘芳说：“是。”贺梅轧似虎说道：“你们几位叫什么名字？回头如要落在阵内，我们好有个交代。就是你们破了木羊阵，我们也好向天王交代。”这些人各通了名姓，那贺梅轧似虎说：“你们几位请吧。”

五个人进了西山口，刘芳一看这木羊阵，四面墙有一丈六七尺高，上面都有鸡爪钉，就问纪逢春：“这是什么阵势？”纪逢春说：“我得进里头瞧，在外面瞧不透。”说着就直奔阵门。西边这座门，是由北往东拐过弯去的，一看阵门是绿油漆的，上头有拳头大的钉子。这几个人见里边是一片平川之地，迈步就往里走。纪逢春说：“别往里走，这门没闩没锁，必有埋伏。”这句话还未说完，李环早已往前迈步，只听喀嚓一声响，不知李将军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九一回 忠义侠公馆见钦差 刘德太头打木羊阵

话说李环在胜家寨多年，又跟这些英雄久在一处，总是艺高人胆大，心想当初画春园也无非是削器埋伏，焉知这木羊阵比画春园厉害十倍。他往里刚一迈步，就听喀嚓一响，由门的左右出来两把扎刀，正扎在李环的两肋，可叹这位英雄，当时鲜血进流，气绝身亡。吓得刘芳、武杰、纪逢春、李佩四个人一阵发愣。纪逢春说：“赶紧别往前进，削器套着那可了不得，必有性命之忧。”刘芳说：“咱们既跟大人讨令前来，焉能就这么回去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”李佩只顾抱着兄长的死尸，哭得不能说话。纪逢春说：“咱们别走当中的木板，走旁边的方砖地往里去。”说着话，刘芳就往前走了两步，拿刀剁着木板，也不见什么动静。一直走到西边，往东一拐，只见一片平川之地，里面门户各别，曲曲弯弯。自己心想：“眼前是平川之地，我何不进这二道门。”想罢，就往前走，那刘芳刚到二道门的台阶，往上一迈步，只顾往左右看，留神脚底下，焉想到由上面喀嚓一声，落下来一把扎刀，直插头顶。刘芳急往旁边一闪，那刀正扎在左肩头，深四寸有余，鲜血进流，只吓得魂不附体，拧身蹿出外边。武杰一看说：“唔呀，了不得了！你我本来不行，不要进去找死，依我之见，咱们趁此回去吧。”刘芳点头。

四人无奈，只得往回走。李佩扛着李环的死尸，垂头丧气武杰说：“唔呀！今天来得好丧气，死了一位，也没瞧见阵里有什么奥妙。马大人倒还进阵里瞧瞧，咱们是白来一趟。”四个人到了四绝山，那些番兵瞧得真切，见李佩背着李环的死尸，纪逢春背着受伤的刘芳，武杰急得唔呀唔呀直嚷，无不嬉笑。众人出了四绝山，来到骆驼岭扎营的地方。徐胜把众人让到中军帐，吩咐手下预备一桌酒席，给众人压惊。徐胜就问木羊阵是什么一段情节？纪逢春

说：“我们到了木羊阵。我也瞧不出削器在哪里安着。原先我在家中，那些转心弩、滚板、窟窿墙，我都懂的，这个我全不懂。李大老爷贪功，刚一进门，就被左右两把扎刀扎死。我姊夫进到二门，由上面下来一把刀，幸亏躲得快，伤了左臂有三四寸深！”徐胜一听木羊阵的这番光景，心中甚是为难。

大家在骆驼岭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徐胜给李环买了一口棺木装殓起来，雇了两乘驮轿，又派了十名兵，一位把总，护送刘芳等人及李环的灵柩回宁夏府。到了宁夏府，先把李环的灵柩停在公馆对过三官殿。众位英雄听说打木羊阵的人回来了，李大老爷死了，大家都跑出来，围着问刘芳是怎么缘故，又把刘芳搀下驮轿，进了公馆。大人一见刘芳成了血人，膀臂用布缠着。刘芳见了钦差。口称：“卑职无能，探阵受伤，今来大人台前请罪。”大人吩咐赶紧扶下去，好好调养，又问武杰探阵的情由。武杰就把李环进阵身亡，刘芳怎么受伤的情况一一回复。大人点头说：“你等下去歇息吧，我料想此阵必有凶险，一时焉能打破？”众人退了下去，大人心中甚为踌躇，无计可施。

又过了五六天，大人把手下的众位老少英雄聚齐，说：“现在白天王设立此阵，把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搁在阵中。前者他来过一道反表，皇上有旨派我酌量办理。我想总是息事罢词为好，合约之时，他说这座木羊阵要能在百日之内打破，便送出飞云等四人，他愿年年来朝，岁岁称臣，如打不破这阵，则准其免税互市。你等可有什么主意没有？”大家一个个面面相觑。马玉龙说：“大人，据我想来，要破阵先得知道它的总弦在哪里，是何人所摆？现有一个人，大人何不把他请来，纪老爷的父亲纪有德，惯能造削器埋伏。”大人一听此言，如梦方醒，赶紧写了一封书信，派千总陆程奔狼山纪家寨去请纪有德。

这天有人进来禀报，神手大将纪有德已到公馆。众人一听都要看看，内中有认识的，也有没见过的。当初他三打画春园，五探剑峰山，曾在大人台前效过力。今天大人听说他来了，赶紧吩咐有请。只见神手大将纪有德由外面进来，参见大人。大人说：“老义士，我请你非为别故，只因有一座木羊阵，里面削器甚多，也不知是

何人所造。前者马玉龙曾去看了一次，里面按十二元辰所造，必是相生相克，每天必有个值日的。”纪有德说：“大人，这件事非目睹亲见不可。当初那画春园是我摆的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我半天到那里，看看是怎么一段情节，然后再说吧。”大人说：“也好。”

纪有德下去，大人赏了一桌全席，叫众人陪着吃饭。马玉龙说：“老英雄明天要去，我可以奉陪。我认识那里的番官，观过一回阵，大概情形我知道，惟有里边的奥妙，我不懂得削器埋伏，老英雄明天去看看就是了。”纪有德说：“好。”次日，马玉龙同纪有德出离公馆，众人往外相送，但愿老英雄同马大人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马玉龙带着胜官保和李芳，一同步行，并未骑马。纪有德往前边走边说：“先前我往这边来过，如今这个情景已大不像从前。”众人出了嘉峪关，来到骆驼岭。徐胜迎接到中军帐，彼此行礼，这日就住在营中。徐胜吩咐摆酒，大众喝着酒，徐胜说：“纪老英雄一来，这木羊阵许能破得了。当年我没做官的时节，曾到纪家寨老英雄家中，见到尽是削器埋伏，后来在画春园，要不是老英雄，焉能破得了。”纪有德说：“承大人台爱，老夫原来在西洋十二年，学习奇巧古怪的削器。我还有两个知己的朋友，可不知还在不在。这话已有四十余年光景。”徐胜说：“明天我听喜信吧。”众人席散安歇。

次日纪有德告辞，徐胜送出营门。马玉龙头前带路，一过骆驼岭，便是黄沙薄地。四个人都施展陆地飞腾之术，投多时就到了四绝山，远远看见杀气腾腾，有许多的番兵。进了山口，见北面大帐房上写着挂号厅，有番兵说：“你等是来打木羊阵吗？先挂号。”金邦洞主贺梅轧似虎和银邦洞主白梅轧似狼二人出来，瞧了一瞧，见是一老一少，两个小童。马玉龙通了名姓，来到高坡一望。纪老英雄要施展奇计，二打木羊阵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九二回 木羊阵李环殒命 彭钦差议请英雄

话说神手大将纪有德，同马玉龙在高坡之上，一看那木羊阵里，杀气腾腾。马玉龙说：“纪老丈，你看这座阵。南北东西够十二里，里面奥妙无穷。”纪有德说：“我看出来了，这座阵摆的甚好，由阵门到了敌楼，是十二道埋伏，要破这阵，得由东门进去，这是阵头，西门是阵尾。咱们去看看，能够看出门路来，你我再动手。看不出来，不可造次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但凭老英雄主见。”说着话，下了山坡，刚往北走，就听一声炮响，番兵齐声呐喊。

二人这才绕过北边，来到正东一瞧，虽然是正东的阵门，却冲北边开着门，上面有用绿油漆的馒头大的金钉子。纪有德瞧了一眼，用手将门点开。说：“马大人把宝剑借给我，我进去瞧瞧。马大人可别进来，你看里面是一片平川之地，当中有一块石头，人要进去，就是一死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怎么？”纪有德说：“人要一贪便宜，瞧着是石头怕什么，可这石头却是假的，是埋伏。”说着话，纪有德拿宝剑一点，呼噜一转，就沉下去有桌子大小的一个窟窿。纪有德倒身往后一退，就见上面咯嘣一声，掉下一块汉白玉石头，正跟这窟窿一般大小，如同盖上一样，那上面还刻着许多的老鼠。纪有德说：“马大人你看，要一蹬石头掉下去，上面那石头再一盖，岂不活活闷死。”说着话，就听咯嘣咯嘣的响声，犹如钟表的开关那样。纪有德往前一蹬石头旁边的木板，只觉木板一软，急忙抽身蹿出，就有一股白烟冒出来，白烟一散，有一只红牛冲门一站，跟真的一样，也有眼睛，也有鼻子耳朵。纪有德说：“这牛的两旁都走不得，一蹬木板，墙里就有削器出来，不是竹刀，就是火枪。要由牛的正面迎去，那牛跟随必有毒药弩，脑袋一开，当中又有滚白蜡汁五毒枪。”马玉龙一听好险，便问能不能破？纪有德说：“不能破，我不知道他的总

枢。”马玉龙说：“能进去不能进去？”纪有德说：“我蹿在牛尾巴后头瞧瞧，马大人可闪开，我这是涉险，还不知牛后头有削器没有？”马玉龙说：“老英雄可要留神，实在险得厉害。”纪有德说：“你不必嘱咐，我先看看，要破不了，再想主意。”说着话。纪有德往牛后头一蹿，脚踏实地，就听呼噜呼噜响了一阵。纪有德一瞧，西边来了许多的羊，十只一排，分青黄赤白黑五色，真似活的一般大小。纪有德知道这座木羊阵，必是以羊为主。用宝剑一点边上那只黑羊，就见羊脑袋一裂，出来一股黑水，正是滚白蜡汁五毒水，要打在人身，当时就死，连肉都得烂。纪有德一看，也不敢往前进了。只见一面是十排羊，一面一百二十只，四面四百八十只，如同走马灯相似，周围转绕，响成一处。纪有德这才施展燕子钻云式，腰间往里一拱，蹿到门外面，说：“马大人，我看里面的这木羊，分成五色，是按金木水火土五行。我方才用宝剑一点黑羊，便有滚白蜡汁五毒枪水喷出，甚为厉害。”马玉龙一听，说：“老英雄既不能破，你我只好回去吧。”纪有德说：“是，你我回去再想主意。我倒有一个朋友，已有数十年未见，跟我知己相好。此人足智多谋，能为在我之上，仰面能知天文，俯察能知地理，夺天地之造化，泄鬼神之机密，真有经天纬地之才。”说着，二人转过四绝山口，带着胜官保、李芳就往回走。

马玉龙头前引路，刚一出四绝山，往西走着，见这关外道路崎岖，坎坷不平。正往前走，只听响了三声震山雷，马玉龙一愣，见由北边山口闯出约有五百番兵，个个都是三十内外的岁数，比别的番兵要高一头，每人一把明晃晃的大砍刀，个个红绸子缠头，齐声喊嚷：“官军营的差官慢走，我家教师爷要找你算帐。”马玉龙等止住脚步，见对面番兵队中出来八员大将，都有八九尺的身材，个个头缠红绸。由当中走出一人来，身高一丈，头大项短，面皮微紫，膀阔三停，肋下佩刀，怀中抱着反掌独角童子槊。不认识这兵刃的，就叫铜娃娃。原本是三尺六寸的铜人，抬着一条腿，伸手捏着剑诀，一只手搭拉着，这宗兵刃就叫独角童子槊，大约总有一百斤。那人把眼睛一瞪，一声喊嚷，说：“自幼生来不怕人，不敬玉皇不敬神。西夏一带由我闹，金光寨内我为尊。两膀也有千斤力，手使反掌独

角人。若问洒家名和姓，绰号闪电神。对面官军营的差官慢走，我已在此等候多时。”

书中交代：这个人乃是拳教的老师，他是清真回民，教门的回王老师，人称闪电神萧静。那东五路天王和西五路天王都督不着他。他在枇杷山金光寨住，只因前番马玉龙的两匹马，跑到他手下人的家里，那家人叫萧金龙，素日仗着他家主人，不讲理也没人敢惹他。焉想到那天被马玉龙把马抢回来，把他给打了，萧金龙便跑到金光寨搬弄是非，把马玉龙的名字告诉萧静，说：“马玉龙藐视我们没有英维，背地里骂萧静。”今天马玉龙带人来打木羊阵，萧静便带着萧文保、萧武保、萧金保、萧银保、萧玉保、萧天保、萧云保、萧宗保八个儿子闯出山口，要会会马玉龙，替他的家人报仇。他将五百番兵往两旁一排，八个儿子各执兵刃，一个个威风凛凛。

马玉龙不知所因何故，便请纪老英雄暂在此处少待，我去问问。马玉龙手执湛卢宝剑，一声喊嚷：“呔！你等是何人？我奉中堂之令前来打阵，是与你们天王合约，言明两方不动刀兵，百日内任凭我们打阵。你拦挡去路，意欲何为？”闪电神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洒家找仇人马玉龙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就姓马。”闪电神萧静说：“原来就是你，你敢当着我家人毁骂我，今天你我分个上下你赢得了我童子掣，便放你逃走，赢不了，休想逃命。”赶过来摆掣照定马玉龙就打。马玉龙一闪身，说：“好鼠辈！我与你无冤无仇，胆敢前来无礼。”马玉龙刚要动手，就听萧静身后一声喊嚷，说：“爹爹闪开，谅此无名小卒，何用爹爹拿他。”马玉龙一看，正是萧静的长子萧文保，摆手中刀过来搂头就砍。马玉龙摆剑相迎，两个人走了有七八个照面，马玉龙一剑便把那萧文保斩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九三回 纪有德再探木羊阵 闪电神截路战英雄

话说马玉龙剑斩了萧文保，闪电神萧静不由怒从心上起，恶向